學詩詳說

學詩詳說卷十一

平湖顧廣譽惟康

秦

漢書地理志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一統志甘肅秦州井鬼分野鶉首之次秦亭在清水縣東北後漢郡國志隴縣有秦亭闞駰曰秦亭秦谷是也水經注秦川有育故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爲號始於是縣志在縣東三十里即今白河鎮

范氏補傳曰季札觀樂詩之次第秦處魏唐之上聖人刪詩以秦次唐豈無其說意者秦爲隴西之國與戎雜處不用周禮至以人從死夫不用周禮是不能用夏變夷以人從死是變於夷者也顧乃盛甲兵好攻戰蓋有吞併諸侯之漸聖人見微知著

降其次而示貶有合於春秋中國用夷則夷之之意況秦至秦仲始命爲大夫變風遂作其不足以處魏唐之上明矣

史記秦本紀平王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至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鄭譜平王以岐豐之地賜襄公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二說不同疏以終南在岐東南大夫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不惟岐西如本紀秦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傳秦境東至于河襄公後更無功德之君復自何世得之後儒多沿用其義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謂終南山凡八百里亙鳳翔岐山郿三縣及西安一府之境是岐西亦有終南不得援以爲據又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汲冢周書穆公二年滅芮

春秋傳僖十九年秦取新里遂滅梁是其累世蠶食非一日之故而謂東遷之初一舉手而橫有西都八百里之地此理勢所必無者足以駁正鄭譜而發明史記之說顧氏又謂莊二十一年莊王與虢酒泉猶在同州府澄城縣而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猶在西周之封內也自晉滅虢斷桃林之隘而秦穆亦東竟至河築壘為王城以塞其路而周之遺地遂盡入於秦自秦穆始也此又補史記所未及至為確鑿

歐陽辨蒹葭箋秦處周之舊地曰案史記秦本紀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居西垂宮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遂收周餘

民有之地至岐又據詩小戎序曰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但言征伐而不言敗逐之以史記及小戎序考之葢自西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而卒至文公立十六年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呂氏與嚴氏王氏地理考竝述之金氏通鑑前編亦曰秦襄公與西戎世為不共戴天之讐其勢亦不兩立平王以岐豐之地使之自取當時犬戎盤據岐豐之郊平王不得不以許秦秦亦不得不取之然西戎方熾父子力戰二十一年而始得之竝主史記為言固不始於顧氏至顧氏而復發明之耳

近李氏紬義頗反顧說今以史記考之如亭公滅蕩杜取蕩氏

武公伐彭戲氏伐邽冀戎皆戎地也武公滅小虢穆公滅梁滅芮其初縣杜鄭與滅小虢連文則亦虢邑皆諸侯地也然則當時岐以東之地不屬戎卽屬諸侯文公所獻諸周者蓋如酒泉之類殆亦無幾耳黍離序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知豐鎬舊京之地周固不能有秦亦未之有也所以殘廢至此不然孫堅之討董卓猶知修營陵廟曾謂秦襄而孫堅之不若乎顧氏謂平桓之世東西周猶通封畿號令猶行西土雖主史記而張皇失實然因此遂疑史記而信鄭譜則非矣史記惟秦爲全書遷固有所受之果如鄭說史不應沒而不書也

陳氏疏於終南篇曰地理志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岐豐之地列爲諸侯此班孟堅括史記襄公至德公以後而言下文故

秦地於禹貢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亦統獻孝以後而言自鄭誤讀班志詩譜云襄公遂橫有周西都八百里之地高誘注呂覽疑似篇亦云受周故地酆鄗其誤與詩譜同案陳說良是志特言襄公所由列爲諸侯耳詳其下云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自明陳幷推鄭致誤之故讀詩者可無惑於詩譜所云矣

車鄰

辯說謂未見其必爲秦仲之詩集傳渾言秦君劉氏通釋申以秦仲但爲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疑作於平王命襄公爲諸侯之後許氏謂秦仲固嘗爲附庸之君以西戎滅大駱之族宣王命爲大夫蓋日與戎戰六年而死非可樂時也詩語不

類然則車鄰實襄公詩爾何氏古義陸氏詩學張氏慧並以爲然姜氏廣義謂詩語若極爲誇美而親暱之意多名分之防少與駟驖篇徒御儆然號令嚴肅者不同然事體各殊辭氣自別無以定知其爲二君顧氏學詩又謂鑿空改序不可訓則述其所見以求經文之安即朱子亦渾言秦君未可云鑿空改序也且詳後序上下兩篇其事若相成以爲一君者尤宜

傳寺人內小臣疏申以爲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內小臣之官案周禮賈氏疏曰據周官寺人不掌男子此詩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蓋秦仲始大其官未備故寺人兼小臣得掌男子義較直截

寺人但用以通出入非信任之也楊氏愼遂以爲嬖而云終於

以秦寺人之禍無當詩指陳氏啟源曰閽寺守門古制也欲見國君者俾之傳告不過使令賤役耳疏引燕禮及左傳爲證見傳命是其常職然則寺人之令非以爲刺也𡰪是至以嚴氏爲秦用寺人爲失而辨之則嚴初無其語

釋地下溼曰隰又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嚴氏謂三者地形雖有高下不平皆可種穀給食陂陀不平而可食者名阪又引曹氏云說文阪山脅也前漢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注郎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曲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之所有也

二三章傳箋以下皆爲興錢氏詩學曰二句誇其土饒物產蓋不以爲興案詩人多就土所產以興舊說是

安溪李氏以舊說但爲美秦仲有車馬侍御者未盡蓋美其接下之簡易和樂人得其歡心也自古創業之君未有不略其禮文上下交歡而足以濟此秦所以成霸之本也案舊說亦未可廢然必參之李說方見詩之精蘊云寺人之令言隨時可進見也云並坐鼓瑟言一見卽歡洽無閒也逝者其耋言坐廢時日徒自使老逝非謂去仕他國也皆言其延攬人才使人踴躍鼓舞以赴功名也讀此與二南居然見王霸氣象

駟驖

後序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姜氏廣義曰下篇以出兵時言見強敵有必摧之勢此詩言平時講武極其完備整暇見在我爲習練之師惟其兵爲習練故知敵有必摧惟其豫習平時

故出兵時車甲可誇從義甚勇是駟驖正小戎之張本序以園
囿之樂與田狩竝言昧其旨矣案是詩與小雅車攻吉日氣象
大小雖別而有志經武則同此其所以卒能力御犬戎而肇開
富强之業也
箋以六轡在手言馬之良疏曰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
控制嚴氏則謂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之是聽輔氏亦
謂在手言御之善勝鄭義矣媚子毛鄭謂能以道媚於上下似
迂而理則優集傳易爲所親愛之人亦是嚴氏朱氏道行竟以
便嬖當之案王氏肅曰卿大夫稱子卿大夫卽公親愛之人謂
之媚子見君臣相親也豈以稱便嬖哉
許氏又謂此但以君所乘車而言四馬一色君車之選也媚子

公之御者也六轡在手在其手也公曰左之命此人也此與輔
氏媚子疑指御人同於上下文勢既順且詩詠田獵若車攻四
淸亦主以宣王言明此亦然也
傳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本天官獸人疏申
以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王氏述聞謂虞人驅禽以
待射斷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辰當讀爲慎周禮鄭司農
注五歲爲慎是獸之最大者故下文曰辰牡孔碩案王制天子
諸侯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以親耕親蠶
之義推之乾豆亦當以親殺爲重親殺必射其時者所謂事亾
如存也舊說不可易
箋公所以田則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已習其四種之馬輕

車驅逆之車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之此皆遊于北園時所爲也疏謂此倒本未獵之前李氏亦謂此如定之方中上章既言建國之事下章乃言相土地之初也案箋義審矣惟以四馬爲四種之馬則未然此四驖即謂上駟驖以公之乘車言而凡從遊者之車皆四馬亦在其中夫一田狩也而既試習其馬又試習其犬公之愼重閱武者如此信乎序之未足盡詩指也

集傳田事已畢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案此順文爲說但於四馬既閑有未協而以車載犬從遊事亦可疑陳氏啟源曰後儒謂以輶車載犬始於文選張銑注五臣多謬誤不足信犬本以能走見長何反用馬力

載之集傳引書記為據後世事恐難以證古良是
鸞鑣箋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疏曰經解注引韓詩內傳鸞在衡
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
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戴禮戴毛氏二說謹案云
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胡氏後箋曰劉昭注續漢
書輿服志載白虎通義引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與
韓內傳同左傳疏云考工記輈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
容惟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
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其辨甚明說文鑾下云
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鸞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段注四鑣八
鑾此破鸞在衡之說專宗毛氏是許晚年定論某又案輿服志

注引許愼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此主謂鸞在鑣與異義兩存韓毛者不同當亦造說文時定論也蒙案鄭氏兩解未若毛義之當得此可定於一云

小戎

後序國人矜其車甲謂是推明婦人能閔君子之由可也鄭氏解爲作者兼敘內外之志分每章上六句國人所矜下四句婦人所閔詩無此章法也集傳易爲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上下方貫而同仇之義亦更著然非必眞家人所作也亦詩人述其意以著其事耳

朱子舊說西戎方強則征伐宜休矣而不休征伐不休則國人宜怨矣而不怨反爲詩以美其上而聖人亦有取焉何哉西戎

者秦之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讎其所以不能自已者豈悻忿之私心哉乃人倫之正天理之發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敵之強弱戰之勝負皆不暇有所顧而惟知仇讎之不可以不復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爲之用也聖人有取乎此亦春秋大復讎而與討賊之意與文載嚴緝與今集傳辭異而義同也

秦臣子不共戴天之讎義也上承天子之命義也至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戰無不勝矣可見大義激發人心自奮以此爲訓猶有忍恥事仇如宋高宗者

三章但言車馬之盛強甲兵之堅利而隊伍之嚴整士氣之奮揚胥舉之矣而其原則又有在鄭氏謂所以美君政教之功安

溪李氏謂以能自強於刑政講武厲戎錄功卹死風聲所漸民習見以成俗此與集傳之以義興師正相足成集傳言其本鄭氏李氏言其用不可偏廢蓋仗執大義固足以作軍士之氣而訓練措置動合機宜信賞必刑人知用命又所以勝算在我而善達其忠孝之心襄公之能戡定西戎者在此然詩中俱不明言令人自得之此風之別於雅也

傳小戎兵車也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案此是也蓋即指其君子所乘言之王氏肅謂駕兩馬者董氏謂天子戎車爲元戎諸侯戎車爲小戎范氏補傳又謂乘車爲大則兵車爲小均非　胡氏後箋曰下二章並未別言車名而曰四牡曰俴駟則王說非矣埤雅謂首章駕我騏馵故王言兩馬不知首章之五

乘梁輈所以馭兩服也游環二句所以馭兩驂也若止兩馬則游環脅驅何所用之

傳俴淺收軫也疏據鄭車人輿人注謂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比大車軫深八尺爲淺蓋經云俴收自當以前後兩端言之而不及左右兩旁又鄭於軫圍云輿後橫者也於加軫與轐焉云輿也義各有當陳氏禮書專主軫圍之注而戴氏侗復執輿方之義祇得其一偏耳軫有四面而其可見者惟後軫故說文亦云車後橫木此云俴收則疏兼前後木爲宜也

陰靷疏謂驂馬頸不當衡別以皮爲二靷繫於陰版之上令驂馬引之諸家竝承用戴氏考正疑之以爲車前揜版其上不堪任今時車騑馬之靷繫於軸古亦宜然以其自下而出於揜軓

之前故稱陰靷耳李氏紬義亦謂說文云靷引軸也旣爲引軸則不必定繫於橫軓之前也陳氏疏又謂軸在輿下者謂之橫任靷引軸則當繫於橫任在陰版之後橫任兩頭有靷故左傳稱兩靷謂靷繫於陰版之上非也爾雅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小箋以爲古毛詩本皆作洪洪卽鐐字之假借也續猶系也續靷者系於靷之環白金爲環之飾也箋云鋈續白金飾續靷之環釋名續續靷端也蓋靷以皮爲之靷環所以系靷是曰續設於軸上不設於軓前也竝足補孔之闕失

傳合合而載之王氏肅曰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集傳因有必載二者備破毀之說黃氏曰鈔謂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爲衞必以二盾比而合之乃足爲衞非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

不同允矣

傳俴駟四介馬也箋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釋文引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俴駟案兵閒馬必著甲故清人云駟介而春秋傳譏齊侯不介馬而馳晉師陳氏疏謂駟馬之駟當作四四不字衍韓以四馬解駟著甲解俴韓詩六月傳云馬被甲則戎車之馬皆著甲矣良是

鏤膺舊說皆云馬胷帶范氏補傳謂韔以虎皮爲之而以金鏤飾其膺膺謂弓室之胷嚴氏申以釆芑崧高韓奕言鉤膺上下皆言車馬之飾則膺當爲馬胷帶此首言虎韔繼言鏤膺下文又言交韔二弓竹閉緄縢皆言弓耳不得以此鏤膺爲彼鉤膺也案詩所陳車馬器械甚有條理此果言馬帶則爲雜出不倫

范嚴義是也何氏古義從之

傳閉紲緄繩縢約也陳氏疏引考工記譬如終紲引如終紲注紲弓鞦爲釋是也其以緄繩縢約疑有互譌則未允凡經文對則別散則通緄縢固俱可訓繩令既對文義當有別然云緄縢則是繩以約非約以繩玉篇於緄云繩也於縢云繩也約也正本此傳傳文無譌

詩上六句大指先儒已舉其要詳下四句多言溫和德性固是追念君子平生然足知其用兵決不以屠戮爲事矣閔君子之勤勞不憂其死亾者襄公風聲氣槩所加西戎雖强莫之能敵也一云在板屋再云在邑自是伐而處其地第順文及之者秦之上下一以取周地爲心不以小攻取爲意也

輔氏謂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爲將帥之妻也葢君子良人溫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二者竝行不悖案輔說良是然一章言車而駕我騏馵以起次章之馬二章言馬而龍盾之合旣以起卒章之兵器鋈以觼軜又以蒙首章之車三章言兵器而俴駟孔羣復蒙上章以言此章法錯綜之妙也

蒹葭

不能用周禮秦之所以遠不如三代也而其端自襄公始序之爲說其有所傳與傳發明於理自是而所謂伊人疏以王氏肅說申之謂維得人之道乃在水之一方其義迂而不切箋以伊

人爲知周禮之賢人乃與詩相比附當爲正解蘇氏義與箋合集傳不用序說自爲一義朱氏解頤謂賢人之肥遯者唐氏順之謂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者朱氏謀㙔謂故老之遯跡在秦者襄公不能招致之竝足證成集傳之指若李氏因篤以爲秦人思宗周在水一方朱氏彝尊全氏祖望稱之此別有意然非正解也

襄以戰功開疆闢土而於周禮之厚風俗正人心所以固其國者則未之及也是以有周遺獻深明先王之道者高蹈而不出襄公而能用周禮宜知求其人與共理矣刺之即以告之也

傳白露凝戾爲霜然後歲事成興國家待禮然後興箋興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案詳序義以傳

爲是下六句則箋爲長

白露爲霜露之始爲霜也未晞未巳亦其將爲霜之候也蒹葭得之則成而黃故以爲用周禮之喻疏強爲得禮無禮之分非是

胡氏後箋謂小雅白駒所謂伊人與此正同其上文傳云宣王之時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則毛意伊人卽指賢人可知彼箋亦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益所以申毛意也此箋語以人爲賢人亦所以申毛非與毛異陳氏疏亦謂箋云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此申傳也桼兩說意固善矣詳繹傳文似不其然益不安於傳義而曲以箋說解之耳

傳一方難至矣箋假喻以言遠蘇謂有賢者於是不遠也在水之一方耳二說微異案以下詳之言其可遠可近視所從之者何如則二者均可通然賢者究是隱處傳箋爲正

諸家以遡游宛在與遡洄阻長不同竝解爲順而易得集傳易爲近而不可至意以一方與中央異處也其說固高然舊義較平正

折中曰在水一方不可招而致也然君子非不欲仕也但惡不由其道逆其道而求之將終不可得見順其道而求之未嘗不宛在也而惜乎秦人終不能遡游從之也

終南

序終南戒襄公下又云美之戒勸之集傳雖專作美辭而辯說

無駁明末以序義爲非傳箋皆於興寓戒勸柰詩非興體且李氏謂上二句爲勸戒則下二句爲美之其文不相貫誠中其失李又曰其君也哉益言不可以徙服其服也呂氏亦曰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次章引朱子舊說同今集傳但多亦戒勸之辭句竝以兩章末語爲戒勸庶合詩指蘇氏謂詩未見所以爲戒者豈以壽考不忘爲戒之與當兼上章言之實則通二章是美而戒勸卽存乎其中所謂以頌爲規也

序能取周地爲鄭譜所從出歐陽氏從史記見卷首呂氏引之復述朱子舊說襄公雖未能遽有周地然旣有天子之命矣穀粱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是歐與序不相悖通鑑前編載宋太宗時秦襄公塚壞得銅鼎狀方而四足銘曰天子遷洛岐豐

錫公秦之幽宮鼎藏于中益知朱子舊說之尤善
終南山說者不一胡氏禹貢錐指引地理志扶風武功縣有太
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云終南之
山唯見於秦風而小雅則稱南山不一而足又有北山益南山
謂都南諸山終南太一在焉北山謂都北諸山九嵕甘泉巀嶭
等也自詩美襄公以終南起興說者遂以終南蔽南山謂西起
秦隴東徹藍田橫亙八百里皆終南矣案張衡西京賦云於前
則終南太一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又云太一巃嵸
李善注漢書武功縣有太一古文以爲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
與終南別山西京賦云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此說是也
竊意太一垂山皆禹貢之惇物後人改名離爲二山耳水經注

云太一山一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二百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郿縣志云太白山在縣東南四十里渭水之南東連武功縣界武功志云太白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亦名太乙山接郿縣及盩厔界而垂山則但述漢志語其形體若何高大若何莫能言之蓋垂山即太一之北峰無二山也俱在縣東故莫得而判爲後人又以太一之南爲武功其北爲太白在禹貢則總爲惇物郭景純所謂一實而數名者也蒙案胡氏此條抉數千年之疑實陳氏疏謂禹貢終南惇物皆在雍州渭南惇物漢扶風武功縣之南山而終南爲漢京兆長安縣之南山今陝西西安府南五十里終南山即此古文

尙書終南惇物皆在武功界內而以太一當終南未是也自鄭誤仞班志而說者因以西起秦隴東徹藍田橫亙八百里皆屬之終南則謬之謬者也正本胡氏義又案王氏地理考亦據二賦以終南太一非一山總未若胡氏之明畫耳

范氏補傳以爲二章皆賦有條有梅則材木可用有紀有堂則形勢可居嚴氏因謂地有名山山多材木誇言雍州之爲上腴隩區也有廉角又有平寬亦誇言山之美也案君子至止者至終南也襄卽未至此而詩人美其受天子命戒勸以至此而君其地且壽考而令人不能忘也意自在終南作賦爲是

嚴又謂詩凡一句各指一物者興也蓋興則意在於物故每句中專指其一以爲丁寧之意如山有榛隰有苓之類是也凡一

句疊言兩物者皆賦也蓋賦則敷陳其物之多意在有之一字而不在於所指之物故疊言之如有熊有羆但言獸之多有鱣有鮪但言魚之多有驪有黃但言馬之多別無異也此詩不泛說山而指終南正平王所賜之地詩人之意在終南不在條梅紀堂也說甚精當王氏述聞謂紀當爲杞堂讀爲棠引白帖終南山類柳宗元終南山祠堂碑爲證疑其出韓詩此別一義傳條槄也釋木槄山榎郭氏注今之山楸郝氏義疏條槄疊韻故古字通陳氏疏謂傳以條卽槄槄假借字是也傳又云梅枏也本釋木疏引陸氏以爲皮葉似豫樟木理細緻於豫樟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枏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枏旣詳且明矣而兼載孫氏炎荊州曰梅揚州曰枏郭氏似杏實酢

之注義未盡一釋文引沈氏重云孫炎稱荊州曰梅揚州曰梅
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柟明不從孫說邵氏正義曰衆經音義引
樊光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益州曰赤梗似豫章無子也是樊
光不以梅之名柟者爲似杏之梅矣釋文引沈說沈氏之意以
揚州人無稱摽梅爲柟者故駁正孫注覈以樊光之說則梅柟
卽赤梗矣郝氏曰南山經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柟郭注柟大木
葉似桑今作楠音南爾雅以爲柟此注得之案惟條爲山楸梅
爲赤梗秦風於此獨舉此二大木益知范嚴詩言材木之義可
信若似杏之酸果則亦常木耳何足以侈稱終南之物產哉
傳錦衣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箋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
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疏曰諸侯在國視朝及受鄰國之聘

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此言狐裘爲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諸侯受天子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申毛鄭義甚典覈陳氏禮書謂終南之詩始之以錦衣狐裘終之以黻衣繡裳蓋先言燕服而繼之以祭服也馮氏名物疏駮之曰古人之裘冣重狐白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之難得可知故天子以爲朝服諸侯以爲賜服凡在朝君臣同服惟卿大夫得衣之又別其裼衣天子諸侯以錦卿大夫以素蓋禮服之重者也陳氏以爲燕服戾矣胡氏後箋亦曰下文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方言儀貌尊嚴而獨舉其燕服有是理乎且先燕服而後祭服

又何義也

傳紀基也堂畢道（定本有平字） 如堂也箋畢終南山之道名邊如堂之牆然焦氏補疏以爲爾雅謂畢爲堂之牆堂爲畢中間之道中間道平如堂據其平處解經之堂也箋因傳言畢故用爾雅解畢爲兩邊之如牆互相發明案焦說最是若專謂兩邊之如牆則經初無牆字但山之平處多矣非牆無以見其爲堂故釋即與詩文亦互相發也

段氏謂箋畢也當作基也正義本已誤遂爲之遷就其說案段說是鄭先釋經文大義後乃專就毛所云畢道平如堂者申之也

黃鳥

三良從死或罪穆公或罪三子或罪康公集傳兼之而末減三良但臨其穴二句箋謂秦人臨視其壙爲之悼慄呂氏嚴氏主此爲是錢氏詩學曰三良先自殺矣蒙又謂從死者聞命卽自殺各爲之棺及葬而後以其棺附焉臨者秦人臨之也故左傳及序竝罪穆公自是正論

戴氏云誰從穆公其辭隱而傷不言穆公以人從死也不敢歸咎於君而呼天以致其意隱之至也蒙案惴惴其慄痛深而戰慄也至於求代爲死不得而哀孔長矣詩述國人之情於三良固致哀之不暇而不忍有所責也人百其身箋一身百死猶爲之集傳所從秦人語固當如是

春秋傳自公言之則曰死而棄民詩自國人言之則曰殲我良

人可見善人民之主在上者當爲民惜之
集傳推原其事始於武公而深言用人殉葬之罪以爲王政不
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眞極至之論呂氏不之引殆未及見與
漢書匡衡疏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注秦穆與羣臣飲酒
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
薨皆從死胡氏後箋謂衡學齊詩者此或齊詩之說姜氏廣義
以應說不足據當從左史李氏紬義亦謂如應說不過一時酒
後之言羣臣共聞而三子獨許以身殉恐非事實良是但姜以
三子恐處死之道未盡善詩爲之表白旣失之過深李又直以
三子爲無罪則亦未明古人以道事君之義也
王氏地理攷載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

塚在雍縣一里故城南何氏古義因曰二冢迴不相及蓋從死而非同葬蒙案揚子云秦大夫斃穆公之側服氏虔亦謂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蓋其葬別爲之穴而總不離乎左右若葬非同處何云殉葬三良塚恐出後人附會未可盡信

晨風

忘我箋以與忘穆公之業牽合爲一迂曲難通傳今則忘之矣胡氏後箋謂指賢者言是矣但上以穆公思望賢者文勢仍不順呂氏以爲義同權輿未見君子二句康公初立事如何如何二句責其不能終意雖小變而文勢略同案蘇氏曰賢者之欲仕於大國猶晨風之欲止於北林故其未獲見也欽欽而憂君柰何獨忘我而不顧也嚴氏亦謂此穆公舊臣所作義方融貫

忘先人之故舊必自忘其先人之業始序乃探本之論嚴氏以爲本心既失無所不薄是首二句喻願自效於新君也中二句知其情意已隔而積誠願通也末二句言新君忘己之甚也蓋人臣之道合則進不合則退詩人以先君待己之厚於其不合猶有冀望而不忍去忠矣而爲康公者獨置若罔聞何哉

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義與蘇合

六駮陸氏疏不從傳駮如馬倨牙食虎豹之說以爲駮駮馬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甚確陸孔兼存其義意蓋是之特不破注耳集傳李呂嚴皆從陸疏其言六者何氏古義云崔豹古今注以六駮爲名意卽所云犖駮也以音同故通犖爲六耳胡氏亦曰六字當爲犖之聲借六駮卽犖駮疊韵爲名犖駮者言其文采良是蓋本以色之駮犖而名此獸梓楡又以駮犖有似此獸而名錢氏大昕據釋木駮赤李以當詩之六駮王氏稗疏已有此說未若陸義之安近儒多專守傳說盡思惟植物故以隰有言食虎豹者乃猛獸或在深山或在曠野蹤跡無常何能以隰有概之邪爾雅原是釋獸誤在傳

箋

無衣

朱子舊說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傳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言最簡盡呂氏所采蘇范二說足以發之其云興者胡氏後箋謂此以同袍興同仇耳疏用王氏肅說以朋友興殊謬箋易傳作通是刺辭亦非　范氏補傳曰襄公征伐不休則詩人美之謂其有王命而復世讎是民之所同欲也康公征伐出於修怨逞忿且無王命豈民所欲哉詩人再三以王于興師言深譏其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正述傳義案吳公子札所云周之舊者尤於此及兼葭篇見之

集傳謂是民人平居相謂之言解極直截但序說未可廢當以傳爲正其於篇後論秦民厚重質直強毅果敢此與漢書地理志引爲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之證合至謂後世定都者所當監而爲國者尤當審導民之路則深明天下形勢之要而卒歸之仁義如此解經自見其大陳氏啟源輒謂此乃趙宋一代之習見非萬世之通論何輕於立異如是

陳氏禮書曰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甲亦曰介曰函曰鎧經言甲而不及鎧則古者之甲以革爲之後世乃用金耳周官司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步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也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案詩所陳車步所其卒復以兵包之

傳澤潤澤也箋澤褻衣近汙垢疏謂箋易傳爲襗案周禮玉府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賈疏亦引詩與子同襗廣雅釋器以襗與袍竝訓長襦意三家詩有作襗者而箋從之耳鄭雖易字義與傳不遠釋名釋衣服汗衣近汙垢之衣詩謂之澤受汗澤也程子謂澤者如今汗衫之類（李氏從之）集傳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竝與傳合傳云潤澤者是釋其義疏申爲猶甘雨之潤物非也

方氏謂豈曰無衣言衣裝皆夙具也戎事均服故曰同袍非彼此共服之謂案爾雅釋言袍襺也而玉藻云纊爲襺縕爲袍則是常服非戎服且在王于興師之上故諸家竝不如此說集傳甚明朱氏解顧以爲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與子同

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許氏又曰先王之制民居於近郊者爲比閭族黨州鄉居遠郊者則有鄰里酇鄙縣遂使之相保相受其在野則八家同井使之友助扶持有事則會萬民爲卒伍而用之平居暇日情意之孚恩愛之接固已彼此交得歡心一旦同在戰陳而左提右挈協心力戰可以揚威而制勝不幸而敗亦爭相爲死此王者之兵所以無敵也秦舊周也先王遺化猶有存者其曰同袍者相賙之意曰同仇者相死之心也但秦不善用之一導之以武事而不知以禮故敦厚之風化爲剛暴之氣而遂至於不可禁也均以首二句屬無事時說許氏又以推先王立制之盡善洵足羽翼經傳

渭陽

辯說謂我見舅氏以下與上非出一手最覈案晉文以僖二十二年卒康公爲君在文六年後序必以作詩在卽位後者特以篇次列晨風無衣下耳然鄭清人文公詩而雜列莊公之間錯亂固亦有之列女傳曰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云云蘇氏亦用序說而去其卽位之說並與集傳合不可易嚴氏質疑謂案詩意作於送之之時非卽位後作也

箋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疏據地理志右扶風渭陽縣故咸陽也謂地在渭水北是也其以雍在渭南晉在秦東行必渡渭諸家亦本之李氏紬義以爲水經渭水篇云又東逕美陽縣南雍水從北來注之酈注雍水合鄧公泉水出鄧艾祠北故名曰鄧公泉數源俱發於雍縣城南縣故

秦德公所居也雍水又合杜水漆水岐水中亭川諸水南流入渭此下渭水又東逕郿塢南又東逕槐里縣南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渭城南渭城卽秦咸陽也是雍在渭北由雍至咸陽皆循渭水北岸東行不須渡渭故箋直言東行送舅氏於咸陽正義謂雍在渭南誤箋惟言至咸陽之地正義謂晉在秦東行必渡渭亦非陳氏疏亦以爲渭陽在渭水北送舅氏至渭陽不渡渭也攷咸陽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雍在今鳳翔府鳳翔縣西北正義誤蒙案二說一證古一據今竝確孔益以雍若在渭北則詩言渭陽非所以識別不知雍水雖與渭通而秦當時所都近雍而遠渭故地以雍名自是以東或當雍北或雍已入渭而陸路之距渭較遠至咸陽而正當渭北焉故漢元

鼎時徑稱以渭城則渭陽非咸陽莫屬矣水經又云渭水又東過長安縣北又東與沈水枝津合又逕長安城北然則渭城以東城邑又在渭陰始須渡渭而南康公之送舅氏所由至此而止云疏說果誤

陳氏又謂康公作詩時穆公尙在坊記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此贈車馬何也逸周書大子晉篇師曠請歸王子賜之乘車四馬孔注云禮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此賜則白王然後行可知也然則康公亦白穆公而行與此義善矣蒙又謂路車非大子所有葢卽於餞行贈之如顯父之贈韓侯實卽穆公物耳自雍至渭陽三百有餘里古之送行罕有若是之遠者此必白於穆公或先奉公命而然康之篤於舅正以孝於母也其送公

子雍而多與徒衛亦猶是心耳晉臣謀國不遠而易德以爲怨誠不能爲趙盾恕矣

重耳康公母所欲納也比事遂而毋不及見矣康公深用抱恨不忍不言而尤不忍明言但曰悠悠我思而已古人深於言情如此

重耳公子耳而贈以路車乘馬成其爲君也致穆之命也瓊瑰玉佩乃是康自致其情先公後私禮也

自范氏以康公爲不能充是心李氏承之以令狐之役爲言廣漢張氏亦然云怨欲害乎良心而不能自克又云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斷論康公甚確全氏祖望以爲迂刻令狐之役晉負秦秦不負晉范氏詩瀋同陳氏啟源又謂令

狐之役益見康公念母之心案令狐一戰曲誠在晉使康公敗歸之後遣一介責晉君臣以背約反攻之罪晉必愧謝之不暇否則始雖報復數年後亦當推念母之心釋小嫌修前好以爲兩國息事寧人之計康乃不然非秦取晉一城卽晉拔秦一邑積怨不解遂與春秋相終始尙得爲能自克而充孝思者乎張氏舉令狐爲言者以其亟戰不休特數其始事耳無庸深辯近人好反宋儒之說託爲平允其實將令學者益趨姑息苟且而不復知事理至當之歸非小失也

何氏古義曰五代齊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欷歔豈亦以思母之故與

權輿

李氏引漢書穆生事而曰人君之待賢誠意有所不至則必見於飲食之間惟賢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集傳亦引之曰卽此詩之意本之李也姜氏廣義又謂居食但指一節不忍斥言其大者而但責其奉養之小者亦忠厚之意與且爲穆公舊臣與君共休戚諫不行言不聽禮意漸衰而後翻然決去之乃知從前惓惓君國之意正未忍遽絕也此可與前二說相足

夏屋渠渠傳夏大也王氏肅申以居大屋而曰屋立於先君食受於今君其說有病爲疏所駁因以毛同之於箋屋卽釋言之握故訓爲具渠渠猶勤勤君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義與每食無餘上下反對視王爲長案錢氏詩學曰言君於館餼之外時嘗置酒設宴於宮庭以爲禮也今惟以食客待之但

得食耳無餘賜矣案此則其言屋仍是言食上下未嘗非一例當得經傳之指何則夏屋爲大屋自是直截毛意果與鄭符屋字不應無訓也渠渠箋義是

楊氏愼丹鉛錄證以明堂位之房俎閟宮之大房謂夏屋即俎案明堂位注房足下跗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然依其制有取於房無取於屋古人立名不苟當不以房之稱旁通於屋楊說不可從

傳四簋黍稷稻粱疏申以考工記瓬人爲簋其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春秋傳四升爲豆地官舍人注方曰簠說文圓器圓曰簋說文方器公食大夫禮主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公食大夫黍稷六簋

猶有稻粱此唯四簋者亦燕食差於禮食也馮氏名物疏謂以諸侯朔月少牢四簋推之此云四簋是以諸侯朔月之盛食禮賢者也案說竝精覈康公始初之待賢者如此其盛蓋承先君之舊而然

康公渭陽念母非無孝心而晨風權輿皆以忘先君舊臣見譏詩人者由其無遠大之志沈毅之氣明於小而暗於大也

學詩詳說卷十一

學詩詳說卷十二

平湖顧廣譽惟康

陳

漢書地理志淮陽國陳故國一統志河南陳州府角亢氐分野壽星之次宛丘故城今府治古陳國

漢志稱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鄭譜因曰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諸家竝沿用何氏古義始疑其未足信陳氏啟源謂文王后妃之德化及南國夫人大夫妻與漢濱之游女大姒親孫女獨不率教乃好事淫巫開陳地數百年敝習況傳稱胡公不淫斯亦足表正其封內民顧不從君而從夫人皆理之難曉者張氏慧顧氏

學詩說略同案春秋內外傳及陳世家皆不載此事匡衡疏始稱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顏注以大姬好祭鬼神鼓舞而祀引宛丘次章以證而班志言陳俗好巫鬼據宛丘次章東門之枌首章文注皆以歌舞事神釋之詳二詩非巫舞亦非事神是陳俗之敝且不在巫鬼而强以爲大姬好祭祀用史巫所致何邪考匡以齊詩兼習魯詩班氏藝文志稱魯最爲近之此必齊魯舊義故取證並與毛異鄭既主毛仍引用其說尤誤矣蒙即就志言核之而益知其必不然也

疏謂志不言無子鄭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故言無子又謂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注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桒如所云純是

附會若之何可據信邪此例不破注之弊也

嚴氏曰陳詩十而七爲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於此下於秦夷之也蒙案陳多淫詩甚於鄭衛靈公君臣宣淫之事又他國所未有也故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詳其詩實劣於曹檜曹檜特以篇什寥寥而國又小故次其後耳

宛丘

傳以子爲指大夫箋易以斥幽公諸家多從鄭以說較直截且第云子固無傷於忠厚之意若下篇則直斥其人矣朱氏通義謂二說本合益風行自上刺大夫亦是刺幽公亦通集傳不指定何人亦闕疑之義非謂詩所刺不過鄉曲之民也

釋丘宛中宛丘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疏引李巡孫炎並云

中央下與傳同郭氏曰宛丘謂中央隆峻邵氏正義證以下釋山云宛中隆及此篇下云丘上有丘爲宛丘然郝氏義疏以爲宛中隆者謂中央下而四邊高因其高處名之爲隆釋丘據中言故曰宛此據外言故曰隆矣臧氏琳亦謂丘上有丘爲宛丘謂有上下兩丘上一丘中央宛下耳亦非言中央高也知集傳呂嚴從傳爲允

地理攷載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曰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又載元和郡縣志宛丘在陳州宛丘縣南三里輿地廣記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今其地形則然陳氏疑歐陽氏名忞著輿地廣記之傳會邵氏亦引酈注郡縣志又引太平廣宇記在宛丘縣南三里高二丈云宛丘在元魏時酈氏已云不知所在而李

氏能拔其道里樂氏名史著寰宇記且計其崇卑疑後人別指一丘以當之非王隱所云漸欲平者矣辨證明核

首章下二句集傳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呂氏謂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是矣箋云信有淫荒之情義殊不逮其實事於下二章見之夫擊鼓缶值羽翿亦在上者所不廢然無冬無夏以爲之則蕩矣有情無望矣值傳持也漢書顏注立也集傳訓植本此舊說訓遇則本王氏毛義爲正其云鷺鳥之羽以爲翿立之而舞以事神也所謂事神葢本魯詩於經爲支依序則是無事敖游恆舞而已

東門之枌

嚴氏極言首序之不可盡去凡刺詩皆作者刺淫者非淫者自

作此詩不績其麻正是誚責之辭非相樂之辭案嚴說是也
傳文簡而明如云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則知詩兼
東門南門以爲言矣云子仲陳大夫氏不言男者單言子男可
知女子之爲子義必具於上下文也云原大夫氏則知釋爲原
野之非不言女者以不績其麻足以明之也水經注宛丘在陳
城南道東是宛丘在陳南門外與東門異處子仲子常婆娑於
枌與栩之下貴家子之棄業遨遊也次章言原氏女亦棄其績
麻而婆娑於市周官司市命婦過市罰一帷衞南子招搖過市
孔子恥之市非女子婆娑之地此貴家女之棄業遨遊也終章
然後廣言國中男女交會相說皆貴家子女爲之先矣范氏補
傳謂宛丘自東門而出失考

嚴氏質疑謂此詩毛鄭之說俱得歐陽氏駮傳以子仲之子莫可知其爲男女南方之原爲國南原野非陳大夫原氏集傳因云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蓋其意不欲以南方之原從毛鄭作原氏之女而次章不績其麻絕無所承故不得不以子仲之子爲女但兩章皆言女而末章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又爲男女相悅則於上下文之脈絡亦未見其爲安帖也又首章婆娑其下次章市也婆娑皆指女言語亦煩贅又首章言東門之枌次章言南方之原既往東門又往南方之原於理不順又上言南方之原下復言市也婆娑原是郊原市乃市井一在國門之外一在國門之內既期會於南方之原又婆娑於國中之市揆之情事俱未爲合案首章之婆娑子仲之男也次章之婆娑原氏

之女也末章越以鬷邁乃道其男女之相說贈物以結好則三章文意俱明曉通達而無錯亂複疊之病矣蒙案此條辨析詳明故具錄焉

何氏古義謂幽公恆舞酣歌國人化之相與縱觀巫覡資其游戲所謂上好者下必有甚也詩繫此於宛丘之後所以著巫風之自若歸咎於大姬或未足信案何以此詩歸本於君最是至謂縱觀巫覡則經之所不言毛之所未及仍沿漢志之誤耳蓋婆娑舞也傳亦本釋訓初無所爲巫覡之說也

穀旦于差差擇也原氏之女擇之也晴明則出風雨不出是卽擇也擇此穀旦而往市婆娑耳原字不韻明連下讀箋謂擇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原爲巨室其女乃與通國宣淫恐無

是理古者匠人營國面朝後市陳之市雖不可考未必與東門宛丘同所葢由南方而之市與首章各一事也

大家者士民之表衛之世族竊及孟蒼陳之子仲原氏互事遨遊則一國之風俗可從而知也而其端又開於君上序推本君之淫荒艮是論者多歸咎大姬之好歌舞牽踵襲漢志之譌潛夫論引不績其麻二句以為休其蠶織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其說亦出齊魯詩也

衡門

此序難從僖公旣愿無立志者顧始終皆作安恬之語不為激發之辭欲以砭其病得毋反以益其病乎又詳傳釋樂飢謂可以樂道忘飢亦無一言及後序之意當以集傳隱居自樂之義

爲正韓詩外傳載子夏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因引此首章子夏所言乃詩之確證列女傳賢明篇載楚老萊妻事亦引此首章益三家詩有與集傳暗合者未必皆斷章取義也集傳所謂自樂者實有所樂於先王之道悅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非徒徜徉自適而已也傳與外傳皆此義

輔氏謂此詩以爲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辭則辭順理明甚易而實是夫逐物徇外乃人之常情今玩其辭意安愉恬淡非樂內者有所不能也許氏謂前一章有自足之意後兩章無外慕之心此雖賦體而實似比也蔣氏悌生謂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夫人之患惟不安分而多嗜欲則忮害貪求靡所不

至喪德伐性由茲而興故君子之道思不出其位而已安溪李氏曰人能常存衡門之心則無入而不自得申明集傳良是錢氏詩學謂誘僖公誘其求賢也言衡門泌水之閒大有其人陸氏詩學亦謂此詩近正但以賢者而甘心隱約國之危殆可知矣范氏詩瀋又謂詩爲隱居作無疑隱雖爲美德惟見幾而作審其時必不可爲而抱道在躬奉身避難乃爲高隱衡門之詩其以儉德避難者乎故序曰誘僖公三說融合首序集傳亦通

東門之池

詩辭簡而意則遠集傳以爲男女會遇不如序思賢女配君子爲當張氏次仲謂淑姬非妖麗之女晤歌無戲浪笑傲之態池

水漚麻以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婉轉而善入徐氏文靖管城碩記亦謂言彼美則非所曾遇者可知豈非所見者在此所思者又在彼邪得之

李氏曰自古人君倚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亾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爲然吳許升少爲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爲不義輒流涕進規榮父疾升呼榮欲改嫁之榮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奮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傳池城池也疏謂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水經渠水注則曰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

十許步水至淸潔而不秏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又元和郡縣志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王氏地理考並載之胡氏後箋謂此皆後代遷徙已非故跡若毛云城池故當在城外也案毛孔詁經酈李紀跡疑當以酈李爲據

禹貢豫州厥貢漆枲絺紵胡氏錐指謂詩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陸疏云紵亦麻也荆揚之閒一歲三收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左傳吳公子札聘於鄭子產獻紵衣焉杜注鄭地貴紵陳鄭皆豫域紵固其土宜也迨晉世有白紵舞江左歌辭極狀舞衣之精妙則吳地亦貴紵矣延及唐時通典言貢苧布者宣常湖吉袁郢復岳郴朗凡十州皆荆揚之產陸所謂一歲三收者矣此

古今風土之變也案今之以土產苧布苧麻名者為江蘇之蘇州府安徽之池州府和州江西之南昌袁州饒州廣信四府湖北之黃州府蓋揚又較多於荆矣

東門之楊

此與丰皆親迎女不至但彼陳女子追悔之情此述男子守候之狀所從言不同皆以極其刺夫親迎行而女且不至夫婦之倫敗壞已極此為民上者之責也朱子舊說謂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義最直截當時實有其事而詩人作此以刺其所刺不在時之晚也集傳易為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則罪在期會而負約之罪反輕當以序說為正陳氏啟源謂昏以為期親迎之候明非私約其是

墓門

毛鄭以夫指傳相蘇氏則指佗此毛鄭是而蘇非者呂氏從蘇失之至其載程子陳氏及朱子舊說皆以為追咎先君不能置良師傅所致與鄭孔責佗不誅退其傳異則鄭孔非而諸家為是詩追溯禍源意自在先君非徒區區為佗言也范氏補傳曰詩人於首章原其所自則曰師傅之不良國人且知之佗之父兄豈不知之而不能去之乎此向者誰使之然哉蓋責其父兄也於卒章要其所終則曰師傅之不良予既歌以訊告於佗矣曷不顧予之訊至於顛倒而後思予之言亦何及哉蓋責佗也義甚明確蓋首章云誰昔然矣故知其為責父兄卒章云顛倒思予故知其為責佗揆之經序為協若黃氏於次章亦以為嘗告

之先君而先君不我信則序不當云刺陳佗矣
尊詩序者每以鄭忽儕衛州吁陳佗此大非也陳氏疏曰陳佗陳君也其謂陳佗者何春秋魯桓公六年蔡人殺陳佗序從春秋志也鄭昭公未踰年出奔衛春秋書鄭忽忽世子當立故鄭風序但云刺忽不從春秋書鄭忽內之也佗不當立故云刺陳佗從春秋書陳佗之例外之也穀梁傳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詩春秋相表裏於序見之矣案此言善於申序其實鄭昭後巳復歸成爲君不應稱名也而論陳佗則是
疏佗既立此傳猶在仍用其言將至誅絕故作詩以刺欲其去惡傳就良師殊謬箋佗去惡傳就良師自是述未行篡逆時情事佗能用其言則大子可不殺國家可不亂佗亦可免於誅僇

之罪今既不聽用造此大惡方恨力不能以伸義討豈反望以安定國家之事果爾不幾自比於亂賊哉

有棘二句賈生所謂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也有梅二句所謂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也墓門有棘始於爲師傅者一人之不良有鴞萃止則不良者以其類來集而亂國殺身之禍成矣

防有鵲巢

箋以所與爲處勢自然本不誤而云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則立辭太寬歐陽氏譏其汗漫不切允矣然易爲積漸搆成亦近附會集傳以鵲巢旨苕爲防卬所宜有朱氏疏義申之曰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宜有之事乃有之竊謂此

篇宜從序說刺宣公而訓釋則用集傳庶得詩指呂記嚴緝竝同歐義未然也

傳防邑也邛丘也後漢郡國志陳國陳縣注引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呂嚴兼載之集傳邛仍舊義防則云人所築以捍水者何氏古義從集傳案云邛云中唐竝於隄防為類有防則有樹木固宜有鵲巢非必邑然也

侜字最盡讒人情狀程子所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迂曲以致其惡是矣蓋或訐以情之所有或誣以事之所無變幻百端必中傷之而後快小雅所以致歎於讒人罔極也詩不直指其人而但詰之曰誰不欲直言指斥亦忠厚之意且讒人潛蹤匿影不可知其何人之辭也

美韓詩作娓美也音近通用程子以子美爲心所賢者呂巖從之不如箋指宣公尤合序義蓋此卽君子憂懼之辭

胡氏後箋謂防有鵲巢仰而可見邛有旨苕俯而可見中唐有甓近而易見邛有旨鷊遠而易見陳氏疏亦謂防之有鵲巢中唐之有甓邛之有苕鷊皆信而有徵無可誣者皆就箋處勢自然而小變之從反興例實勝諸家說

月出

譜及疏以爲宣公詩恐未然桑中溱洧與東門之枌固是男女相說未若此詩之勞心悄兮色未至而神先馳之其心志蠱惑爲尤深也在位至此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疑亦靈公詩也

辭與他詩有別呂氏謂用字聱牙意是方言者得之抑或辭多假借與集傳以月出爲賦其時固勝舊說喻女色之晳至以舒窈糾爲舒幽愁之情意與下句微戾不如傳訓舒爲遲窈糾爲舒之姿文勢較順疏申以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蘇李及嚴亦從傳嚴引宋玉神女賦云步裔裔兮曜後堂又云動霧縠以徐步皆形容舒之意當矣至其刺好色不言既得言未得者思之所結無窮尤見其好之至耳

張氏爾岐著有蒿庵閒話曰窈訓幽遠糾訓愁結凡人中有所慕心之所馳都非耳目閒事之比之彼詭曲難詰其念專凝盤旋於胸而不可解故曰窈糾懮受訓憂思亦有勉强忍受不能自聊之意夭紹訓糾緊之意中心煎迫不得舒縱也一本集傳而申言

之案玉篇廣韻竝云懮受舒遲之貌引此詩胡氏後箋謂三章皆有舒字又皆以疊韻字形容舒之狀貌末章舒夭紹兮文選西京賦要紹脩態麗服颺菁注要紹爲嬋娟作姿容也又南都賦致飾程蠱要紹便娟諸言要紹者皆與夭紹同胡取證夭紹得之窈糾懮受從可推矣

株林

箋以首章上二句爲民責公下二句爲公拒次章又爲民責公一篇之中或責或拒拒而復責呂氏以爲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觝拒之有足以折之矣然易爲詩人爲之隱曰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耳嚴氏略同亦未允案疏引王氏肅曰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毋反覆言之疾之也蘇氏亦曰非欲適株林

也將以從夏南耳李氏申之曰蓋靈公之適株林也託他事以往故有匪適之言此得詩指集傳正用上三家之說言君之往株林志不在株林而在從夏南也下章乃陳朝夕往株林事刺之切矣

疏曰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集傳謂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兼此二說乃盡若范氏補傳謂國人豫憂其禍必作於夏南則言外意也

傳大夫乘駒箋謂是變易車乘以至株林疏引王氏肅說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因曰王意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錢氏詩學主王義謂於乘馬者言稅野於乘

駒者言輈食互相備也抑又甚大夫之惡以爲君諱者然案詩
葢是變文協韻王錢義亦可參若鄭說則泥矣
衛宣宣姜齊襄陳靈淫亂之事詩人直言無諱皆錄於國史不
聞有以爲謗訕而罪之者此葢三代盛王相傳采言之法而尤
大備於周觀周語召穆公之告王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
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
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師曠之荅晉悼也亦云其
使人人得以盡言者如此所以慮後世人君之淫恣自專而大
爲之坊也故雖昏君暴主代作而先王之法猶存不能禁臣民
之無刺譏而爲下者亦藉以抒其忠愛無所顧忌而不言逮其
後君知公論可畏義有甚於諱國惡遂仍之而不復諱且以王

制所存不敢諱亦不能諱此詩之所由見錄也世變既大忌諱日深於是此義有所不行而詩始亾矣後儒不知而曲為之解毋乃未論其世而昧先王立法之意乎

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陳靈之謂矣集傳篇後之言最簡盡

澤陂

汪氏異義曰傳為憂傷時世淫亂之詩箋為男女悅愛之詩序云刺時也則詩為刺者所作下云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著淫亂之由也云憂思感傷者著作詩者之情也箋讀序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為一句解經傷如之何不從傳為傷無禮而謂男子傷不得見有美之一人是為淫奔之詩非刺淫之詩

奚傳義爲當蒙案詩固多直陳其事而美惡自見然汪本傳義解序實得詩指詩繫株林之後其時君臣宣淫無禮已甚詩人知大亂之將作故傷之如此有美一人蓋卽指公防有鵲巢稱予美離騷亦云恐美人之遲莫寤寐二句傷之切也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言公之儀容儼爲矜莊貌者如漢成帝尊嚴若神而湛於酒色是也上篇疏逖所爲此篇親戚所作不能無言而不忍明言但於興義隱含其事耳

馮氏桂芬曰說文陂阪也一曰沱也傳澤障卽沱蓋水旁淺灘故蒲荷生之非隄防之謂

釋草荷夫渠傳同陳氏疏曰此莖葉實之總名也箋夫渠之莖曰荷鄭蓋讀荷爲茄釋草其莖茄夫渠之莖爲茄不爲荷也疏

云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是鄭本三家詩之證案鄭固有本然首章自當舉其大名毛本爲正

有蒲與荷嚴用陳氏說皆以美物相依是一章之蔺三章菡萏則孔氏所謂變文叶韵也

涕泗滂沱如箋說所謂哀而傷也依傳則忠君愛國其感慨歔欷一發於性情之正而不得謂之過矣詩惟不指女子故云碩大又云儼世未有說淫女而稱其碩大矜莊者言此以見猶有君人之度而陷溺將致危亡所以可傷耳